

# 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视角下的维也纳咖啡馆 ——以《梦幻故事》为例\*

徐昕昕<sup>1</sup> 徐栋阳<sup>2</sup>

1. 黑龙江大学西语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2. 盐城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苏 盐城 224001

**摘 要 :** 维也纳咖啡馆形塑着奥地利和维也纳独特的人文气质。“咖啡馆作家”的代表阿图尔·施尼茨勒 (Arthur Schnitzler) 在小说《梦幻故事》(Traumnovelle) 中便多次提及维也纳咖啡馆, 它的存在不仅推动剧情发展, 其背后蕴含的场所精神也具有深厚的文化意义。通过尼采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可以更好地理解《梦幻故事》中的维也纳咖啡馆在当时社会承载的精神价值。

**关 键 词 :** 维也纳咖啡馆; 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 施尼茨勒

**中图分类号 :** G02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码 :** 2023050041

## The Vienna Café in the Perspective of Apollonian Spirit and Dionysian Spirit --Taking “Dream Story” as an Example

Xu Xinxin<sup>1</sup>, Xu Dongyang<sup>2</sup>

1. College of Western Language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00, China

2.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cheng Jiangsu, 224001, China

**Abstract :** Viennese cafes shape the unique human temperament of Austria and Vienna. Arthur Schnitzler,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café writers”, has mentioned the Viennese café many times in his novel Traumnovelle, whose existence not only driv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ot, but also has a deep cultural significance in the spirit of the place behind it. Through Nietzsche’s “Apollonian Spirit” and “Dionysian Spirit”,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spiritual value of the Viennese café in “Traumnovelle” in the society at that time.

**Key words :** Viennese café; Apollonian Spirit and Dionysian Spirit; Schnitzler

### 引言

作为奥地利重要的文化景观, 维也纳咖啡馆形塑着奥地利和维也纳独特的人文气质。时至今日, 它更多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朝圣”, 普通游客通过它一窥维也纳的城市品格, 文学爱好者们则可以在这些咖啡馆内与那些曾经在此创作、辩论的文学家们产生精神互动。可以说, 维也纳咖啡馆不仅仅是咖啡馆, 它背后的文化属性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今都对人们都产生了复杂的感召、归属和认同作用。

在国外, 对维也纳咖啡馆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文化学范畴的研究。奥地利建筑学家古斯塔夫·古吉茨 (Gustav Gugitz.) 的《维也纳咖啡馆: 一段文化及场所史》<sup>[1]</sup> 阐释维也纳咖啡馆在历史中所承担的作用, 后来则有更多的人将这种研究延伸到现代社会, 探讨在市民社会中咖啡馆的文化功能, 并对19世纪末维也纳咖啡馆异常繁荣的状况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如乌拉·海泽 (Ulla Heise) 的《咖啡和咖啡馆: 一部文化史》<sup>[2]</sup>, 辛西娅·A. 克里玛 (Cynthia A. Klíma)

的《维也纳咖啡馆和世纪末文化》<sup>[3]</sup>; 还有学者对19世纪末的维也纳咖啡馆与文学的关系进行探讨, 如安东·库 (Anton Kuh) 的《文学咖啡馆的时代精神》<sup>[4]</sup>、阿尔弗雷德·波尔加 (Alfred Polgar) 的《“中央咖啡馆”的理论》<sup>[5]</sup> 和巴特尔·F·辛许贝尔 (Bartel F. Sinhuber) 的《维也纳咖啡馆文学家》<sup>[6]</sup> 相较于国外, 国内对维也纳咖啡馆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且主要以介绍性为主, 如李雪涛的《维也纳的咖啡馆》<sup>[7]</sup>, 雷颐的《维也纳咖啡馆的革命家》<sup>[8]</sup> 等。

总的来说, 对于维也纳咖啡馆的研究最初大多集中在对咖啡的引入, 咖啡馆的历史沿革、经营以及在咖啡馆聚集的名人的研究上, 其作为文学讨论与创作场所的功能则是上个世纪最后十年才慢慢进入人们视线, 以咖啡馆为主要创作地的“咖啡馆文学”逐渐被视为奥地利文学的重要一支。但是, 这类文学乃至整个奥地利文学作品中的咖啡馆母体却是被忽视的。本文试图分析“咖啡馆作家”代表阿图尔·施尼茨勒 (Arthur Schnitzler) 《梦幻故事》(Traumnovelle) 中的咖啡馆母体, 通过文学作品理解维也纳咖啡馆所蕴含的精神。

\* 本论文为2021年度黑龙江省省属高等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科研项目“文化认同理论关照下的维也纳咖啡馆文化研究”(项目编号: 2021-KYWF-0070) 的结项成果。



## 一、维也纳咖啡馆的场所精神

### （一）维也纳咖啡馆的文化属性

自17、18世纪之交维也纳第一家咖啡馆诞生后，咖啡便迅速得到了维也纳人的青睐，到了18世纪末，维也纳的咖啡馆已经随着城市的扩张而普遍化。咖啡馆不仅仅是消费咖啡的场所，更为形形色色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自由交谈、辩论、读报或是写作的空间，由此形成的咖啡馆文化也逐渐成为一种大众文化。2011年，维也纳咖啡馆文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文化和传统领域的意义得到肯定。

正如波尔加在《“中央咖啡馆”理论》一书中指出，咖啡馆的意义大体上更适合一些厌世，但又不完全与他人脱离交往的人。因此，他们去咖啡馆，以与现实保持联系。<sup>[9](P2)</sup>这也导致维也纳咖啡馆自诞生以来，就是奥地利文学创作的重要领地，作家们在此可以维持自身精神的独立性，保持对社会的敏感性。

施尼茨勒是奥地利19世纪咖啡馆文学家的代表之一，1862年出生于维也纳的一个医学世家的施尼茨勒，虽然跟随父亲的意愿走上了医学的道路，但是青年施尼茨勒却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更大的兴趣，葛林施泰德咖啡馆（Café Griensteidl）便是他青年时期经常光顾的咖啡馆，1847年由药剂师海因里希·葛林施泰德（Heinrich Griensteidl）创办，以此为中心，形成了包括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理查德·比尔-霍夫曼（Richard Beer-Hofmann）、菲力克斯·撒尔滕（Felix Salten）、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等人在内的名为“青年维也纳”的作家团体，他们经常于此碰面交流，促进彼此的文学事业发展。咖啡馆不仅是作家们交流的场所，也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灵感，这里的客人、咖啡、装饰等一起构成了一幅鲜活的市民社会风俗画，有意无意地成为文学创作中的故事背景、情节发展之场所，兼具象征意义，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母体。

### （二）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

人们自发式地聚集于维也纳咖啡馆，它逐渐成为人们共享的公共空间。维也纳咖啡馆何以提供形形色色的客人一个共同的身份和情感寄托，使彼此之间或强或弱的关联中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并成为维也纳城市精神的代表，借助尼采《悲剧的诞生》中的美学思想，对维也纳咖啡馆的场所精神的内核理解将获得一种新的可能性。

巴赫迈尔（Helmut Bachmaier）教授在《咖啡馆文学家》（Kaffeehausliteraten）一文中便提出了这种有趣的关联，即运用尼采的生命哲学基本思想解释维也纳咖啡馆的精神作用，他挖掘出咖啡馆所具有的酒神精神，一种消弭个人界限的集体精神。<sup>[10](P240)</sup>伊莎贝尔·曼特（Isabell Mandt）则引申他的理论，认为咖啡馆也同样具有阿波罗式的日神精神。在这种精神内核的影响下，人们在咖啡馆这一相对独立的空间内，可以适当摆脱外部世界的压力和规约，继而“肯定现实，摆脱对全能的妄想”。<sup>[9](P3)</sup>

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这对概念源自尼采在早期著作《悲剧的诞生》中对古希腊悲剧和艺术的起源及驱动力问题的探讨。他以希腊神话中的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俄尼索斯为象征，日神精神代表外部显象，是各种造型艺术、道德和制度的结合；酒神则象征内在隐象，体现着完整的自我抒发与个体解放。这对概念将人们

引入梦幻和迷醉的美学世界，作为一对基础的、对立的的生命力量驱使艺术和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 二、《梦幻故事》中的咖啡馆

19世纪末的维也纳社会是施尼茨勒文学创作的素材库，他热衷于无所顾忌地展现市民阶级的社会矛盾，即使是市民阶级的性道德这类禁忌话题他也毫不避讳。创作于20世纪初的《梦幻故事》（Traumnovelle）便围绕一对市民阶级夫妇的婚姻展开。在看似稳定、忠诚的婚姻关系中，男女主人公对自己未能实现的性冲动坦白，因而变得疏离。最终，在经历了一系列冒险行为之后，男主人公仍无法将自己从市民阶级的生活中解脱出来，而是回归到了婚姻生活的常规道路上。而咖啡馆这一特定场所在小说中多次出现，无形之中推动情节的发展。

### （一）维也纳咖啡馆与日神精神

主人公费多林在妻子坦白精神出轨后又经历了伯爵参事的离世和参事女儿的告白，他逃离似的走出伯爵家。沿着大街穿过市政厅广场，在回家前决定先到他家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找个安静的角落再待上半小时。妻子艾贝婷的忏悔无疑侵犯了费多林的男性自我形象，市民阶级的行为规范却阻止他做出出格的行为，最终他选择走进一家咖啡馆。

“他在夜晚的大街上来回飘荡……最后，果断地踏进了一家普通的咖啡馆，就像是抵达了长久追寻的目的地。这是家舒适的咖啡馆，维也纳风格的老式装修，不很大，光线恰到好处，这时间没什么人。”<sup>[11](P43)</sup>19世纪末的维也纳，市民阶级的规训压制了一切有悖伦俗的行为，个体独立自觉的意志统治着行为，主人公费多林需要以适度、稳定的方式获得内心的平静与满足感，咖啡馆无疑是一个稳妥、安全的逃离现实的避难所。进入咖啡馆后，“角落里有一位绅士在玩牌”，侍者为费多林拿来了杂志和晚报，费多林在报纸上随意地翻阅当日的新闻：波西米亚小镇被毁坏的德语招牌、君士坦丁堡的铁路修建会议、破产的公司、服水银自杀的女子……“所有这些日复一日、枯燥无味的悲剧与琐事，在费多林身上起了一种镇静和清醒的作用。”这使他感到“既舒服又安稳”。<sup>[11](P44)</sup>

这种由他人自我、客观现实世界与主观梦境世界构成的矛盾体便是费多林的镇静剂，外在表象激发了费多林“作壁上观”式的个体意志，在一种强烈的自我认同感中达到情绪的升华。这种自我认同感的建构通过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援引的叔本华唯意志哲学中的个体化原理（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得以解释。个体化原理使人们将他们所看到的世界客观化，这种有限认识下的事物被尼采称之为外观（Schein），尼采用古希腊神话中的日神精神来比喻表象世界，“日神本身理应被看作个体化原理的壮丽的神圣形象”。<sup>[12](P1)</sup>日神精神所创造出的梦幻世界的一切光明、美好给予在现实苦难中的人们保持平静和信心的精神力量，周国平将这种力量总结为“个体的人借外观的幻觉自我肯定的冲动”。<sup>[13](P4)</sup>

正是咖啡馆所特有的日神精神无形中驱使费多林前往“定神”，它一方面给予试图远离现实世界的人们一个重视精神产物的世界，以经验一个梦幻、完美的状态；另一方面，咖啡馆又为人们保留了现实世界的附着力，咖啡馆内往来客人制式的活动和单一的背景噪音，作为纯粹的日常性是可感知的，<sup>[9](P4)</sup>它们又将个体拉回现实世界。咖啡



馆所具有的日神精神在赋予人们一个梦幻、完美的状态的同时又具有一个微弱的界线，它通过适度的克制与粗糙的现实区分。<sup>[12](P91)</sup>

夜深了，费多林最终突破防线，在好友南丁格的介绍下参加了郊区的神秘舞会。经历了激情与迷乱的冒险后，费多林被马车送回了熟悉的城市。下马车后，“他继续沿着街道走向城里。几辆市场送货车从他身后出现，又越过他隆隆而去、他不时经过衣着寒酸的穷苦人。对他们来说，一天的忙碌已经开始，一间咖啡馆橱窗边的桌子上，煤气灯微微发光，一个脖子上围着围巾的胖男人坐在那，趴在双手上睡觉。”<sup>[11](P87)</sup>此时，咖啡馆内的微光和小憩的穷苦人都预示着新一天的开始。咖啡馆是洞见现实社会的橱窗，它所呈现的如绘画般的造型艺术也是日神精神的艺术表达形式，此时主人公并未身处咖啡馆之中，而是在远处漠然注视着它，如同注视着一副风俗画。其呈现的疏离感将主人公又拉回了形式、界限与节制构成的阿波罗世界。在咖啡馆的一瞥后，之后的情节也围绕着主人公市民阶级自觉意识的回撤而发展，故事结尾，主人公夫妇又回到市民阶级克制理性的婚姻生活之中。

### （三）维也纳咖啡馆与酒神精神

维也纳咖啡馆不同于一般咖啡馆的地方在于，它首先是人们会面、交谈、娱乐消遣的地方，其次才是喝咖啡的场所。因此，维也纳咖啡馆通常会营业至深夜，而夜晚又赋予了咖啡馆一层浪漫、迷乱的属性。《梦幻故事》起始于夜幕降临，夜晚意味着迷乱和纠缠，随着夜深，与早晨作为纠缠的克服形成对比。黑暗和光明，迷惘和启蒙，自然的无意识和明亮的日间意识形成了一种张力。

费多林在深夜的咖啡馆遇见了医学院的同学南丁格尔，在寒暄与交谈中，南丁格尔向他介绍了一个神秘的舞会，这时，日神精神带来的均衡、适度的个体愉悦感逐渐无法满足费多林，一种酒神精神下的情感放纵在费多林与南丁格尔在咖啡馆中的互动中逐渐被激发出来。最终，费多林不受抑制地要求去参加南丁格尔口中的秘密舞会，彼时他的克制与理性已被抛到脑后，压抑在内心的欲望试图寻找释放。咖啡馆作为开启集体式疯狂的场所并非偶然。根据巴赫迈尔教授的理论，“咖啡馆给予个体对集体的归属感，使它们遁入一个更为庞大的个体。咖啡馆作为替代性整体（Ersatztotalität）而得到生命哲学基础的地位，就如同尼采意义上的“原一”，使得自我消融在其中。”<sup>[10](P240)</sup>因此，咖啡馆的酒神精神体现在场所的集体属性，其中看似无关的人、事、物形成一个集合，给予个体一种支持，使个体在此放弃对集体的防御，进入到失去主体性的范围之中，达到内在的满足。

值得一提的是，南丁格尔本是费多林在医学院的同学，如今却成为一名靠弹钢琴挣钱的自由职业者，这晚恰好在费多林光顾的咖啡馆演奏钢琴。两人的偶遇和南丁格尔这的身份设置并非作者施尼茨勒无意为之。施尼茨勒在自传中就谈到了他对瓦格纳的喜爱，尤其是他的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Die Meistersinger von Nürnberg），一些衍生文献也多次研究了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在施尼茨勒的小说《通往自由之路》（Der Weg ins Freie）中的意义，瓦格纳的音乐对施尼茨勒的影响是无法忽视的。此处不得不令人联想到，尼采正是受瓦格纳的歌剧鼓舞而写下《悲剧的诞生》，在尼采的著作中，音乐是以酒神精神为主的艺术的主要形式之一，音乐是无形的艺术形式，它消弭了人们的个体边界，独特的感染力将人们引入集体性的狂喜和迷醉状态。

在《梦幻故事》中，施尼茨勒以不小的篇幅介绍了南丁格尔的人物背景，勾勒出一位不受世俗约束的音乐家形象，可以说南丁格尔正是一位尼采口中的“醉艺术家”，<sup>[12](P93)</sup>甚至是酒神的化身，而他作为钢琴家出没的咖啡馆，也正是酒神精神的承载之所。除了咖啡饮品、陈设、装修、信息交换这些有形的事物，音乐作为无形的元素，长久以来都是咖啡馆不可或缺的组成。但是不同于诸如音乐厅、剧院等正式场合，音乐并不是咖啡馆的主角，而仅是充当背景音的作用。可以相信，不会有客人在咖啡馆里煞有介事地分析背景音乐的节奏、音调等造型式的日神因素，咖啡馆的客人则更多如主人公费多林一般，他们不刻意关注音乐的存在，却已经在无形中受到其鼓舞，以“最高度地调动自己的一切象征能力”。<sup>[12](P95)</sup>最终奔赴一场癫狂的酒神庆典。

## 结语

维也纳咖啡馆的日神与酒神精神并不相矛盾。咖啡馆作为世俗的场所满足了市民阶级精致体面且重视信息与评价的精神需求，同时，进入咖啡馆的“无目的性”和其作为家与工作场所之间“第三空间”的身份又营造出一种与现实世界的疏离，在此，个体方才保证自己的独立性，形成市民阶级的自我身份认同，这种满足感与惬意感便是尼采笔下的日神精神。

另一方面，人们遁入咖啡馆的那刻，也预示着个体的消融，和对集体的妥协，咖啡馆内无形的艺术性也强化了个体的消融。在小说中，虽然主人公费多林起先不敢跨越市民阶级藩篱，但是在夜晚咖啡馆环境的熏陶下，最终踏入迷醉的群体放纵，实现一种建立在集体身份认同之上的自我身份认同。

维也纳咖啡馆的风行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它迎合了当时主流市民阶级的社会风气，在精致、积极的表面下又给予人们进入“原一”状态的可能性，它的两面性是它持久保持吸引力的秘诀之一，也造就了它独特的文化基因。

## 参考文献：

- [1] Gugitz, Gustav. Das Wiener Kaffeehaus: Ein Stück Kultur und Lokalgeschichte [M]. Wien: Jugend und Volk, 1940.
- [2] Heise, Ulla. Kaffee und Kaffeehaus: eine Kulturgeschichte [M]. Hildesheim: Olms Presse, 1987.
- [3] Cynthia A. Klima, The Viennese Café and Fin-de-Siècle Culture [J]. Journal of Austrian Studies, 2004, 47(4): 117-119.
- [4] Kuh, Anton. Zeitgeist im Literatur-Café: Feuilletons, Essays und Publizistik. Neue Sammlung [M]. Wien: Löcker Verlag, 1983.
- [5] Polgar, Alfred. Theorie des „Café Central“ [A]; Veigl, Hans. Lokale Legenden. Wiener Kaffeehausliteratur [C]. Wien: Kremayr & Scheriau Verlag, 1991.
- [6] Sinhuber, Bartel F., Die Wiener Kaffeehausliteratur [M]. Wien: Dachs-Verlag, 1993.
- [7] 李雪涛. 维也纳的咖啡馆 [J]. 金融博览, 2016(01): 24-25.
- [8] 雷颐. 维也纳咖啡馆的革命家 [J]. 金融博览, 2015(07): 20-21.
- [9] Mandt, Isabell. Das europäische Kaffeehaus als Schauplatz der Literatur. Verwünschte Orte: Raumfiktionen zwischen Paradies und Hölle, 2012, Neuchâtel.
- [10] Bachmaier, Helmut. Kaffeehausliteratur [A]; Paradigmen der Moderne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B. V., 1990.
- [11] (奥) 施尼茨勒. 梦幻故事 [M]. 林妮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
- [12] (德) 尼采. 悲剧的诞生: 尼采美学文选 [M]. 周国平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 [13] 周国平. 日神和酒神: 尼采的二元艺术冲动学说 [J].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04): 3-14+94.